

李挺拔
著



中央门银行
抢劫案

中央门银行抢劫案

李挺拔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央门银行抢劫案

李挺拔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29 000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册

I S B N 7—206—01613—8

D·477 定价: 5.70 元

目 录

中央门银行抢劫案	(1)
一个检察官的传奇	(25)
黑夜追踪记	(53)
“土地公”的敲诈	(85)
迷乱的爱心	(128)
自然·汽车与人	(168)
秋天的愤怒	(259)
后记	(326)

中央门银行抢劫案

小 引

生活之浪，如潮如涛，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和成就。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罪恶与丑行。过去我们只有在关于西方社会的新闻报纸和影视屏幕上才能看到的恶性案件，诸如蒙面大盗、持枪杀人、贩毒走私、银行金库抢劫案……如今却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无情地发生了！

这些罪恶与丑行，无疑是可憎、可恨的，但并不可怕。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社会主义法制的恢恢法网面前，任何凶险狡诈的犯罪分子，尽管可以嚣张于一时，但最终总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美与丑、善与恶、罪与罚的拼搏中，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的。

本文所描述的南京中央门银行抢劫案，就是近几年来发生的曾经震惊全国的特大恶性案件之一——

一、一辆“白茹”牌小轿车，载着一对 年轻夫妇在城里兜风

风，是北风，但很柔和，季节虽是深冬，但气候并不十分寒冷。天空，一片晴朗，午后的阳光洒在街道上，给整个城市涂上了七色的光彩，更给人增添了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在车水马龙的柏油路街道上，迎面驶来了一辆漂亮的“白茹”牌小轿车……

这是1985年12月23日的下午，南京市。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元旦了，城里城外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和临近节日的喜庆气氛。地处闹市区的中央门一带，更是热闹非凡。有些商店和机关门前，已经挂上迎新的匾额或灯笼。摆设马路旁边的门市摊档的录音机，在播放着轻快的流行歌曲。熙来攘往的人群，在选购着称心如意的年货和礼品……

“白茹”牌小轿车徐徐穿过喧闹的街市，向游人如织的玄武湖畔驶去。这本是一辆出租小汽车，但今天车内坐着的只有年轻的司机和与他一样年轻的妻子。今天是妻子的休息日，年轻的司机特意放弃今日的生意，驾着洗擦一新的小“白茹”，带上自己的心上人，要在城里各处公园名胜地，乘车兜风游览一番……

二、押款员背着装有6万元巨款的挎包， 正从营业室里走出来

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中央门服务所，就坐落在中央门大街上。它的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大小商店，南来北往的人流络绎不绝。现在已经是下午时分了，服务所里仍然是一片繁忙。柜台外面，站满了有关单位存款提款的业务人员和零

星储取的顾客。营业室里，点钞机在“沙沙沙”地运转着，营业员们在忙碌地填写卡片，拨动算珠，数点钞票……

在这里，人们的眼睛紧盯着“钱”上，人们的精力集中在“钱”上，这是银行营业所的工作特点，理所当然。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这些专心致志于工作的目光之下，从服务所近旁的一处街口却斜刺里扫过来两双非分的、罪恶的目光，它们象闪烁的鬼火一样，正在诡秘地向这里扫视着，其目光凝聚的焦点，也在一个“钱”字上，尽管用心迥然不同。

下午5点，服务所的押款员陈超，外出办事回来。他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信步走进了服务所的大门。按照银行营业所的规定，每天下午下班前，须将当天结存的现钞押送到分行金库保管。因此，陈超每天外出办事后都要在这个时候准时赶回所里，他的职责就是和另一个押款员一起，将当天结存的营业款押送到分行金库。小伙子工作认真负责，从未出过什么纰漏。也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信，矫健的步伐，显得十分轻快。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迈步走进服务所的时候，早在服务所门外窥视已久的一高一矮两个不速之客，也尾随着他走进了服务所的大门。诚然，也并非只有陈超一个人，就连同从服务所大门进进出出的顾客们，以及在营业室里埋头工作的所有营业员，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

陈超通过柜台隔开的过道，走进营业室里。他同往常一样，和服务所的营业员一起，将一捆又一捆的人民币，数点着装进银行专用的黄色帆布挎包。面对着这成堆的钞票，职业的责任感驱使他把所有的私心杂念抛得一干二净，而将全部的精力都贯注到眼前的“钱”上来。他知道，这是国家的财

产，每一张钞票都凝聚着人民的血汗，必须分毫不差地保护好它们，绝对安全地押送到分行金库。他一丝不苟地一捆一捆地清点着，然后又小心地一捆一捆地装进挎包里。今天装包的钞票，一共是6万8千元。他将挎包严格按照规定包裹完毕之后，用手理了一下刚才因为忙碌而散乱了头发，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然后，他站起身来，用手提着装满钞票的挎包，象往常一样，叫上另一押款员陈荣，两人一前一后，从营业室里走了出来。

从营业室到服务所的大门，要经过柜台隔成的通道。陈超携带着巨款，跨出营业室的门口，顺着通道刚走出几步，在柜台外面办理储存的人群中突然蹿过来一高一矮的两条人影。陈超猛然抬头，但见一支乌黑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胸口。他不禁大吃一惊，还来不及躲闪、叫喊，“砰”地一声闷响，子弹已经进射过来，猛地将他击倒在了地上……

三、深夜里，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的地方，却窜出了两个亡命之徒

夜色朦胧，山风呼呼。1985年11月17日晚上，江西省彭泽县芙蓉乡四处的山路上，早已没有了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但是这一带村民们历来所沿袭的生活习惯，就是近年来离开土地奔向城镇的新型农民、做小买卖的个体户、搞长途贩运的专业户，此刻也大多回到了各自的归宿点。

然而，就在这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在芙蓉乡一个小村子的路口，却窜出了两条黑影。

他们是谁？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走在前面的，是个高挑个，名叫李文艺，时年25岁。

尽管夜色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他的神态，但从他那蹬前踢后的腿脚架势，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胆大妄为、凶猛暴躁的家伙。紧跟在李文艺后头的，是个矮个子，差不多比他矮半个头，年龄也比他小，只有21岁，名叫吴棉银。但是，别看他个矮岁数小，从他那不停地左顾右盼的样子看，你不难猜出这是一个诡诈成精的猴儿。

他们是同乡，同是出生于农民的家庭。他们的父母，象千千万万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好的前程。李文艺，从名字来看，这上面就寄托了他的父母一片善良而美好的愿望，希望他学文习艺，成人长进。命运对他并不苛刻。1982年，年满22岁的李文艺，得到了一张令人羡慕的入伍通知书。一米七几的个子，单凭那一身庄严的军装，就足以招引姑娘们的青睐。在那个偏僻的乡村里，参军的自豪和光荣，不亚于上大学。入伍时，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给他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县城。这时的他，竟也觉得仿佛已高人一等，好比脚踩祥云，有点飘飘然了。

新兵训练期间，他吃了不少苦，凭着他强壮的体力，每个项目都不甘落于人后。分到连队后，当他了解到部队提干必须从军校的毕业生中选拔时，他忽然感到眼前飞黄腾达的路塌了，于是便日渐消沉下去。他觉得当兵没意思了，每月几元钱的津贴，还不够抽烟的，看人家个体户钱来得多快！于是，他的思想状态、他的行为表现，使他在服役期还不满的1983年，就提前退伍还乡了。回到家乡后，他看到社会上那些“能人”每日几十、几百以至上千元地赚钱，眼睛就发红，心里就发痒。他发誓要大干一场，要捞个万元户当当。他搞起了个体运输，可是钱却来得不容易，渐渐地他觉

得自己也吃不起长途跋涉这份苦了。

吴棉银，初中毕业时，正值城乡经济改革之际，发财的欲望驱使他壮着胆承包了九江凤凰食品厂彭泽经理部的摊档。但是，只有发财的欲望，却又不想付出辛勤的劳动，要成为万元户又谈何容易！

李文艺和吴棉银，都被这“钱”字迷醉了！他们都恨自己挣的钱太可怜；他们都渴望以“最轻便最快当”的手段来谋取尽可能多的钱财。因此，当他们偶然相遇，杯酒下肚，各诉衷肠时，两人便一拍即合，竟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了。于是，他们在“钱”魔的诱引下，结成了形影相随的一对。他们一个放弃了个体运输工具，一个走出了承包的经理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离开了芙蓉乡，离开了彭泽县……

啊！彭泽，这个既富饶又贫穷，既美丽又破败的地方，历史上曾流传过不少洁身自好、清高淡泊之士的故事。历史上，那个被后人广泛传诵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就因不愿为“五斗米”（据最新研究考证，“五斗米”系指当时的一个教派，此处沿用旧说。）折腰而辞去彭泽令之职，毅然离彭泽而归故园，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并序》的不朽篇章。如今，当历史逝去了一千五百多年之后，彭泽却窜出了两个一心为了攫取钱财的亡命徒！

四、歹徒的黑手，从钱包 伸向了六四式冲锋枪

离开彭泽后，李文艺、吴棉银首先窜到南京市。就在寄宿南京油嘴油泵厂招待所的当晚，他们把手伸向了同室旅客的提包，从中窃取了旅客的外出介绍信和现金四百元。初次得手，两个歹徒兴奋不已，激动不已。他们怀揣着到手的赃

款，迫不及待地奔向茶楼、酒馆，肆意挥霍。这不义之财换取的酒肉，填饱了他们的肚皮，也加剧了他们天良的泯灭。他们的贪欲和贼胆越来越大。

随后，他们又窜到上海。在这个商店如林、游人如潮的商业闹市里，虽然哪儿都免不了会出现他们染指的缝隙，但在警民共建的治安联防之网面前，他们想为非作歹也不是那么容易得手。靠小偷小摸得来的脏款，终究难以填满他们那贪得无厌的欲望。初冬的黄浦江畔，李文艺、吴棉银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脸色阴沉。他们摸了摸身上，几天来扒窃得来的脏款已经挥霍得所剩无几了。吴棉银望了一眼李文艺，垂头丧气地说“这样下去，不但搞不到大钱，连老本都得赔光了！”

李文艺阴沉着脸，盯着滔滔江水一言不发。他心里也明白，象这样小偷小摸，哪年哪月才“发”得起来啊！忽然，他狠狠地一跺脚，回过头来说：“这样小打小闹是不行的，我们得干大的！”

“大的，怎么干？”吴棉银望着高挑个直眨眼睛。

“搞枪！抢银行！”李文艺猛地朝江面吐了一口浓痰，咬牙切齿地说。

“搞枪？抢银行？……”听得出，吴棉银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他毕竟没有李文艺见的“世面”多，头一次接触到“搞枪”“抢银行”这两个非同小可的词眼，难免有些吃惊和犹豫了。

“怎么，你害怕了？”李文艺恼怒地盯了吴棉银一眼，恶狠狠地说：“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我们俩都已经下了水，怎么也洗不净这身腥了，还不如痛痛快快干他一个大的，捞他十万八千！”

金钱的诱惑，顿时又使吴棉银壮了胆。他对李文艺说：“你敢干，我就敢干。可是，枪哪儿弄去？”

李文艺诡秘地一笑，说：“这个你别担心，我在部队呆过，存放枪支弹药的地方我熟悉。你只要跟我走，包管马到成功！”

“那我豁出去了！”

11月20日晚上，李文艺带着吴棉银，离开上海，辗转窜到了他曾经服役过的浙江。这个败类，当他再次回到原来的部队时，已经不是这支队伍的战士，而是这支队伍的敌人了。他凭借熟悉地形路径和营房值勤情况等有利条件，乘黑夜混入了原部队的营房，撬开了营部军械室的门锁，把罪恶的手伸向了具有高效能的杀伤武器——六四式折叠冲锋枪……

五、一声枪响，押款员应声倒下，

6万8千元巨款被劫

窃取到武器之后，李文艺、吴棉银把冲锋枪藏进一只黑色手提包里，连夜逃离浙江。他们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银行、巨款！心急急，情切切，仅十几天时间，他们就先后流窜到南昌市、武汉市、黄石市、大冶县等地，伺机作案。但是，因为所到之处防范较严，他们一直未敢下手。他们想起第一次行窃得手的地方，又于12月13日乘船再次窜到了南京。为了做好作案的准备，他们用偷来的介绍信住进旅馆，每天装着出来游览市容的样子，先后用了六天时间，在南京市内好几家银行、储蓄所“踩点”。他们发现，中央门服务所地处闹市区，行人繁杂拥挤，一旦作案得手，溜出大门就可以混入人群之中，便于隐蔽潜逃。于是，他们暗选中

定了这里作为他们第一个攻击的目标。随后，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迷惑侦查视线，他们又转到下关区，先后换住了五家小旅社，其间多次乘坐公共汽车到中央门服务所来观察地形，窥探情况，从而摸清了押款员上下班的时间和押送款的路线。

23日下午3时许，李文艺、吴棉银两人拎着藏有折叠式冲锋枪的手提包，预先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了中央门大街。下车后，他们先在中央门服务所对面徘徊观察着，等待着。5时许，当押款员陈超外出办事走回服务所时，他们手拎提包，装作携带现款到服务所储存的样子，悄悄地尾随陈超潜入了银行。当陈超走进营业室时，他们混杂在储款的人员中间，暗中窥视着营业室的动静。当陈超提着装有巨款的挎包走到通道中间时，李文艺以吴棉银作掩护，飞快地从提包里掏出冲锋枪来，对准陈超的胸口，就扳动了扳机。

“叭——”的一声枪响，陈超应声倒在了地上。这时，矮个子吴棉银立即象狸猫一样猛蹿过去，伸手夺下了陈超手中的提包。服务所里顿时一片惊呼，人们四散奔逃，乱成一团。然而，就在人们惊魂未定之际，两个暴徒已经溜出了大门，混入了街道上滚滚的人流之中。

此时，服务所墙上的挂钟，指针正指向5点45分。

六、案发一分钟后，第一辆警车 开始奔向现场……

还差15分钟就到下班时间了。在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室里，大队长杨正保和他的助手们，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对于野战部队来说，

也许是这样，平时大多是训练，一旦战斗打响了，就奋不顾身地冲上火线。然而，对于公安战士来说，则每天都要处于战斗状态之中。因为许多治安案件，特别是暴力案件，大多是突发性的，谁也难以估测它究竟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公安战士任何时刻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一刻也松懈不得。

此刻，杨队长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翻看着当天的值班记录。今天是星期一，这是一周工作的开端，一切正常，平安无事。尽管如此，他还是象往常一样，和大队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一起，在下班之前再开一次“碰头会”，布置和分派了夜里和明天的警力与任务。末了，杨正保用手移了一下桌旁的电话机，眼睛却凝视着那话筒，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在盼望着什么的，杨队长对这台电话机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这不是一般的电话，而是市内匪警紧急传呼专线电话。它牵动着全市公安系统的神经，也牵动着每一个公安战士的神经。

“铃铃……”，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从他面前的电话机里响了起来。

“喂——”杨队长伸手飞快地抓起了话筒，眉头骤然拧紧：“什么——”他边说着边站起身来，他的助手们也一下跟着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那话筒上。

“……两名暴徒抢劫中央门银行，携带枪支和巨款潜逃……”

“立即出发！”听完匪警报告后，杨队长“叭”的一声搁下话筒，朝屋里的人猛一挥手，喊道：“车辆人员全部出动，地点——中央门银行服务所！”

“呜——”警铃拉响了。杨队长一马当先，带领着刑警大队的干警们飞步出门，一阵风似的向一辆辆吉普车、摩托

车奔去。不到一分钟，第一辆警车开始启动了。紧接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的全部车辆人员，已经全副武装起来了。一时间，一辆辆警车闪着红灯，响着警笛，一路呼啸着向中央门疾驰而去。与此同时，鼓楼公安分局刑警队也接到了警报，迅速驱车赶来了。三分钟后，两处的刑警战士赶到了现场，迅即对现场实施了封锁。

七、公安厅长亲临现场，12分钟后 全城实施戒严

服务所的门外拥满了一大片围观的群众，刑警只好在大门口拉起了一道警戒线。

发案现场，在营业室通往大门的过道内。押款员陈超昏倒在地上，身旁淌出了一滩鲜血。在陈超身前不远处，有一件蓝色棉大衣和一枚弹壳。在陈超身后的墙脚边上，有一颗穿过他的肉体之后落地的弹头。这就是暴徒犯罪后仓皇逃跑时留下的罪证。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找到其它明显的证据。由于案发非常突然，现场目击者甚至还没有看清罪犯的面孔，慌乱之中只感觉到他们是一高一矮两个人。

伤员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现场留下的是紧张的勘查、思考、分析和推断……服务所营业室成了侦破战斗的临时指挥中心。江苏省公安厅和中共南京市委、市政法委，以及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都及时赶到了这里。

根据现场勘查和分析，刑侦人员对案情作出如下推断：从犯罪分子动作迅猛、突发袭击而又迅速逃离这一点看，说明罪犯事先已有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可见其具有相当的狡猾性；从现场留下的弹头鉴别，犯罪分子携带的是杀伤力很强的冲锋枪一类武器，其动辄开枪杀人，劫夺巨款，可

见他们具有极大的疯狂性和冒险性；从犯罪分子丢弃的大衣鉴别出，这是上海虹口区一个家属服务公司生产制作的产品，由此可推断犯罪分子很可能是从外地流窜到南京作案的；又从犯罪分子选择行人车辆川流不息的闹市区作案，得手之后又立即潜逃这一点看，捕捉的难度大。

这是刑侦人员赶到现场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作出的分析和推断。事后证明，这些分析和推断都是相当准确的。

这是一起典型的暴力犯罪案件。公安厅长和市委书记、市长的目光碰在了一起，眼前的案情与前不久外地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二王”案件，象海涛一样轮番地撞击着他们的心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绝不能让犯罪分子象“二王”那样逃窜外地，为患他方！

“一定要将犯罪分子围捕在南京城内！”

神情严峻的公安厅长挥手击案，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决心。战斗指挥部根据罪犯作案后时间不长、未及远逃这一情况，当机立断，迅即发出战斗命令：全市动员，全城布卡，采取追、堵、围、搜等综合性制暴措施，以快制快，务必要在南京城内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

顿时，公安专线电话、电台、手提式步话机，纷纷传递着紧急的讯号，向全市公安干警以及有关部门发出了战斗的命令。

一时间，车轮滚滚，一辆辆警车呼啸着飞驰而去……

一时间，脚步匆匆，所有公安干警，纷纷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战斗岗位……

南京市的公安队伍，不愧是一支思想和业务都过得硬的队伍。自从外地发生“二王”和“五五”劫机案件以后，他们根据上级的部署，对应付突发性暴力犯罪未雨绸缪，从思

想、组织到装备、措施，都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全局制订了防暴预案，建立了数支能力较强的防暴机动队伍，各部门、各警种平时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形成了一套应急的措施和本领。

从接到报案到部署战斗，仅用了12分钟，全市就调动了刑警、交警、治安警、户籍警和武警诸警种战斗人员数千名，出动各种车辆几百辆，分别对全城的铁路、公路、水路三道防线的七十六个关口全面实施了戒严、搜查、堵截，几支防暴机动队在城区各大街小巷巡逻搜索、追捕。这正是：石头城上一声吼，水陆并举掀怒涛，层层围堵布罗网，试看罪犯哪里逃？

八、傍晚，黑龙江路29号院发现情况……

南京地处江南要塞，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城内大街小巷密如蛛网，城区人口240万，日常外来流动人员10多万。要在这万头攒动的人海中抓获两个未经识别的亡命之徒，无异于大海捞针。再加上发案时正值下班时分，马路上人流如潮，更给搜捕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既快得令人焦急，又慢得令人难熬。

指挥部里，几位领导同志，一个个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紧张地收听着各处的搜捕堵截情况汇报。但一个接一个的汇报，都没能使他们紧锁的眉宇有所舒展，相反，他们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

搜捕战斗从5点57分开始，过了将近两个小时，公安干警在市区搜查了几十处涉嫌地带，在各关卡要道检查了三千多辆机动车辆，仍然一无所获。